大學衍義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二
戒逸欲

庚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降亦作洚洪水也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己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

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舜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相太戊太戊商中宗也伊陟伊尹之子亳有祥亳商國都也祥異也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叙之曰帝太戊

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修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己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雊鳴也）祖己（賢臣）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典常也義理也）降年有永有不永（永長也）非天夭

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信也）乃曰其如台（台我也）嗚呼王司敬民（司主也）罔非天胤（罔無也 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豐厚也 昵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肜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己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己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中道自絶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

即誅絶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雊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為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為國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鳴不於它而於鼎耳盖鼎者祭祀之

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

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閒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叔周大夫）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明大也雲漢天河昭光也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擧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卒盡也）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蘊積也隆盛也蟲蟲旱氣也）不殄禋祀（殄絕也）自郊徂宮（郊祀天也祖往也宮廟也）上下奠瘞（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也）靡神不宗（宗謂尊事之）后稷不克（克能也）上帝不臨（臨鑑也）耗斁下土（斁敗也）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不可推知）兢兢業業（兢兢恐也）

業業危也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孑獨立貌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大命民死生之命靡瞻靡顧言無顧視之者羣公先正則不我助謂百辟卿士之從雩祀者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山枯川竭如滌滌也旱魃為虐魃旱神如惔如焚惔燎之也我心憚暑憚畏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為雨者無不禱矣牲牷不敢

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爞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不能救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敗下土民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之以旱將無復有孑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

及先祖亦何忍使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為槁竭使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旣見譴寧使我避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而下大略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惻身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為中興之治與

正月(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我心憂傷民之訛言(訛偽也)亦孔之將(將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京京大也)哀我小心癙

憂以痒（癙憂幽憂也　痒痛也）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而多霜為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為訛偽其異又大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忠為佞以佞為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灾也在位之君子為之憂為之病而王莫知焉其致禍敗也宜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十月夏正建亥之月）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
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
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臧善也三
章曰爗爗震電爗爗電光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寧安也令善也百
川沸騰山冢崒崩冢項也崒崔嵬之狀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慘也皇父卿士皇父字也番
維司徒番氏也家伯為宰伯字也仲允膳夫仲字也聚
子內史聚氏也蹶維趣馬蹶氏也楀維師氏楀氏也以卿士
下皆官名豔妻煽方處豔妻謂褒姒也煽熾也處居也六章曰黽勉
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朔日有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為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古之深忌也十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純

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
於為異焉亦孔之醜言其甚可醜也月有虧
徹理之正也日亦虧徹豈不甚可哀乎原日
月之告凶不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故也月食陽盛陰也日食陰勝陽也陽尊
陰卑陰亢陽而不勝乃其常也陰勝陽而揜
之可以為常乎曰于何不臧言何由而有此
不善之證也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今既十
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陵谷改易高深
易位此為何景而幽王曾莫之懲刺王而曰

今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人失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外者由婦人主之於中也故至此歷叙其人爲卿士司徒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位所以然者有襃姒爲之地也女子小人内外交締此灾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値此時黽勉從事未嘗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横罹讒毀以此知山摧川沸之變非天爲之實噂沓背憎之人爲之也盖上天仁愛非有意於降灾乃人自

取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彗星除舊布新之象）齊侯使禳之（景公也）晏子（晏嬰也）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彗之狀如帚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恃也後世神怪之說興以爲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爲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為徙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仲舒又言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䟽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謂地震也）陽

蔽則明者晻（謂日食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為精粹其曰人之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者尤古今之格言也匡衡以下其言亦

足以警世主故剟其略著于篇云

以上論遇災之敬

五子之歌夏書篇名詳見後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禹也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

搖則木拔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己之聖爲可恃而民之愚爲可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況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捄於已著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懍乎其不

自保也然則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召公作以告成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丕大也諴和也休美也）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嵒險也）

臣按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為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

嵒險可也夫民若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
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
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
畏天也周公作酒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
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周召之啓告其君者
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
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
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

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慢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時謂四時農功之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盖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鯀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

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卹刑於敷教於典禮於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嫚則隳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修身為然至於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既鮮知以敬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 臣 故摭二典所記以為後王之法云

以上論治事之敬

詩思齊之三章 文王詩 雝雝在宮 雝與雍同和也 肅肅在

廟肅敬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厭也保守也

臣按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嫚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為純亦不已與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也不遐有愆遐遠也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屋漏者室

之西北隅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覯見也云語辭神之格思

格至也思語辭不可度思度測也矧可射思射音亦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祗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況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蜵蜎蠖濩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愧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

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度者況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說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

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臣觀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慎恐懼與慎獨云者通爲一事至

熹乃析而二之蓋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聖明之主熟玩而深體之則天地位萬物育其原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小雅正月之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孔甚也昭昭明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抑篇）相在爾

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愼獨之意故引詩以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音惬)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

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平易直正直子愛諒信也油然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

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不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夫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讓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

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

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淫樂如鄭衛淫哇之樂慝禮如委巷猥俗之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音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內外交致其

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嫚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斯誼也夫人之所當知而於人主爲尤切惟

聖明留意焉則顔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息生長也）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濯濯蕩然之貌）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又梏亡之矣（梏械也）梏之反覆（反覆猶展轉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

才爲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所生長非無萌蘗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濯濯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

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

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衍朱熹之説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眹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自冬至以後為闢自夏至以後為闔貞者元之本元於時為春貞於時為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艮東北之卦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

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閴窈乎如未判之
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
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
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
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
忽之際尤當致戒慎之功蓋安其身所以
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
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
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
欲無際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

欲之害夜爲最甚故其説以夜爲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

聖明擇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

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經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

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攻尤易以放然則其可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萌櫱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奕圍棊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秋奕者名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繳以繩繫箭而射也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煥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

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煥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奕比之奕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壹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爵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熹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欲則戕伐其心矣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矣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羣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

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充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遠輩堯舜非

臣之所敢知也惟

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功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大學曰湯之盤銘 盤沐浴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 曰苟日新 苟誠也 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已見大學或問

踐阼篇 大戴禮篇名 武王踐阼三日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戒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 云云全文見第二卷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爾武王自謂也代謂周代商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
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當寢而安逸欲易作一
反一側敬不可忘溪戲自絶視彼殷商銘席
四端爲心之防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臣按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
所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常
生於意慮所不周故雖聖人懔乎隱憂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
游溺於人不可救也

臣按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爲銘與湯一轍溺人溺淵因水生戒葢溺於淵者猶可浮游而出懍夫壬人所以陷溺其君者千智百態使吾沈迷於旨酒厚味顛倒於艷色淫聲方恬安而莫覺倏禍敗之遄興斯其爲患詎止於溺淵而已乎

楹銘曰毋曰胡殘殘害也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臣按斯銘凡三反復葢人情每忽於窃微而禍亂常生於隱伏銘之於楹朝夕見之以敬

以戒保於未危

杖銘曰於乎危於音烏一本作惡音同於忿疐於如字忿疐懥也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臣按大易所謂懲忿窒欲逞忿者有危身之憂縱欲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為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全有賴舍之則顛踣可虞富貴奢溢易忘兢畏於杖為銘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

來祀以郊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齋明盛服對越上帝於牖為銘朝夕是戒

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 崩傾壞也）

臣按劍之為服以示威武然德寔威本威迺德輔惟德是行無思不服一於用威祗取顛覆頷頷獨夫所寶者劍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少間謂須臾也）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

用一矛之造謹之戒之況於兵端一啓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戕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爲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違斯言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詞義易知者如右

禮運禮記篇名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即三公之致仕者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卜筮掌卜筮之官瞽無目者誦詩以侑也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臣按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學則有三

老爲所謂憲德之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褻御近習所說者讒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思得乎此君德之所以不如古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宮商角徵羽五音也佩在

右者其音中徵角在左者其音中宮羽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音茨采齊即今楚茨茨之詩行以肆夏登降之樂節也肆夏即今時邁之詩周旋中規周旋反行也宜圓折旋中矩折旋曲行也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佩見於前揚之謂小仰佩見於後鏘玉聲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鸞和皆鈴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按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

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不然非臣之所敢知也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念記憶而納之也志猶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輿車）

也旅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宁者人君之位倚几有誦訓之諫倚几閒居之時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褻御之箴居寢燕息之時褻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史不失書史掌書史者矇不失誦矇謂瞽矇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己懿戒卽今抑詩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臣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

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殁有美
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
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
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吁
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
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
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

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為大法而制器亦象焉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為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曰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

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旣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言無口過之可憂也

臣按斯文大略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也孔子因是而發臨深履薄之言人主誠能誦之於口志之於心而書之宥坐以自敬亦進德之一助云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晝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汚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著龜也宋璟手寫爲
圖以獻可謂有志於正君矣今
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
而繹之如姚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
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能爲進德之助不然
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惟
聖明其深念之
以上論規警箴誡之助
臣聞程頤有言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
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

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願之意盖欲學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戒之助可也然以學者言之則今之所無固未易復以人君言之則亦何所欲而不可耶誠能內主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箴之翰墨設之屏幛可也使人諷誦入耳着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倣而爲之設于宥坐

以致滿盈之誠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
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爵以古者
房中之樂如周南召南是也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
所欲為孰曰不可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
不誠心不正者未之聞也臣敢昧死以為
聖明之獻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一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書益曰吁（嘆辭）戒哉儆戒無虞（虞度也）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熙廣也明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違背也干求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違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

首言之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不可成與夫違道以求名咈衆以徇欲皆枚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逞欲之事自不肯為又必常憂勤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有不可揜者蓋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

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爲萬世之著策其可忽諸

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臣按此皐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奢靡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向也逸欲之念少萌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皐陶

所以惓惓也

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不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傲虐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殄絕也予創若時創懲也娶于塗山國名辛壬癸甲辛日娶妻甲日復出治水啓呱呱而泣啓禹子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慝之源也故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而肆其頟頟之狀無水而強行舟羣

淫而亂家政所以殄絶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有室而弗遑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騁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逸欲戒禹又以儆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

太康失邦（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凛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仲虺之誥（仲虺作此以告成湯）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王謂成湯邇近也殖生也德懋懋官懋勉也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臣按淫聲美色者迷心之鴆毒故湯弗邇之珍貨厚利者害義之稂莠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理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必勉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己之善己有不善則改而從善公平正大卓犖明白其原皆自不邇不殖始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累哉

伊尹作伊訓訓太甲也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肇始也

從諫弗咈咈違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居上克明為下克忠為去聲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檢為約飭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哲人賢哲之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儆戒也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匡正也墨者貪以敗官之刑具訓于蒙士蒙士童蒙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己者而後述其所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湯始修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能明其德爲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求其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至于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之不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位蓋將

維持王業於無窮也巫歌舞以樂神者也故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是爲巫覡之風殉猶狥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常于畋獵不知止息是爲淫泆之風侮嫚聖人之言逆咈忠直之士踈遠耆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爲悖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況天子乎故伊尹

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眞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西戎遠國底致也犬高四尺曰獒太保乃作旅獒太保三公之官名召公奭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

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庸命也展布也）
人不易物（易讀如輕易之易）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
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
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者戲狎之謂）玩物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
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
（矜謹也）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八尺曰仞）功虧一簣（簣取土器）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臣按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服食器用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夫有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狎侮君子則君子去

之無以盡其心狎侮小人則小人怨之無以
盡其力召公先言謹德至此又以狎侮為戒
蓋不敬乃敗德之源故也物之誘人因視聽
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
反為耳目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命於心而
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
庶事修也玩人喪德即上文所謂狎侮也玩
物喪志即上文所謂役耳目者也玩人則以
人為戲輕薄嫚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
以物為戲荒縱淫泆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

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
道養心則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
衆多之言交至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爲權是
非當否折之以理雖詖淫邪遁其能遷乎舜
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此
內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其在於是世之
人主於有益之事多不肯爲而惟無益者是
爲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
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
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

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温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事見左傳）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王伐犬戎得白狼白鹿以歸荒服遂不至事見國語）千里馬之卻漢文所以有道（事見後卷）鬭鴨之求魏氏所以不長（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於孫權求鬭鴨事見三國志）齊不實徑寸珠而實檀子敵以畏楚不實白珩而實觀射父國以強凡此皆後世事而名公之言無一不驗者此其所以為聖賢與篇將終又歎息而言蚤夜無或不勤前言謹德欲其不嫚

此言勤欲其不怠謹者嫚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謹而不嫚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微者鉅之積一行不謹全德之累微者少忽鉅者不成又以爲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可也萬年之業隳於一旦其可乎苟能信蹈乎茲則民生安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永矣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人主其可以已德爲既足而厭規戒之論乎

周公作無逸作此以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

居也先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成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
依依謂小人所恃以為生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視也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鄙語也既誕
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昔之人指父母
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即殷太戊也
嚴恭寅畏四者皆敬也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
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
勞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高宗為太子時父祖乙令居民間習民事作
其即位作起也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信也陰默也其惟
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安也惠愛也）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之後王也）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損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徽美也懿亦美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
供貢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
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淫過也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
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
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
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
人作勤作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
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

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慕而為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盖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

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為黠而反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

我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
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
所以誕妄侮厥父母餘則祖譏盡之祖譏又
曰此皐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
聞蓋其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
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
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
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
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
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

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歛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發也無時或怠則非

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此意也

臣按舊說以祖甲爲太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說叶而以邵雍書參之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世次又正在高宗之

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飲酖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
呂祖謙又曰商殷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

而意愈切矣㕔亦云云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祗畏所以下之也大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

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柔之徽美者也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凡人之柔巽謹愿不謂之柔恭不可也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於民言小者盖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憂乎有恭不

勝火之難推望道未之見之心動而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為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為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為也不曰不為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橫費自無過取所

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為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伯主者班班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佚游損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

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
此人君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
欲肆而淫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
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遊田
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
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
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盖欲禁橫
歛必先絕橫歛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歛之源
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歛四
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

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盖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為無傷逮其既嘗

此味則寖深又寖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戒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酗于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湎于酒心志惛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豳風鴟鴞之篇）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徹取也桑土桑根皮綢繆牖户綢繆纏綿補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為之備如此今國家閒暇不能修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鴟鴞遠矣為國者必能憂勤兢

畏以圖安而不爲盤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飽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婦人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王登強臺

（亭名）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蘭臺皆臺榭名）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臣 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故大禹絕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楚莊盟強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語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

桓雖知厚味之亡國而寵任易牙至于終身卒以名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伐人至為可畏惟人主一以大禹為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羣物而深戒齊桓之不勇其庶幾乎

唐太宗時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

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淫

臣按大寶之箴亦
丹扆之良規也故劉取其略以備
覽觀焉

以上總論逸欲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微子 商書篇名 父師 箕子 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 沉謂溺于酒酗謂醉而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為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 武王伐紂誓師之辭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 冒亂也 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沈湎爲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惛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沈溺于酒而志不惛者志一惛者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宫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爲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沈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惛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故都也乃穆考文

王穆敬也肇國在西土肇始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誥告也毖謹也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
民惟元祀元大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
非酒惟行行音幸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辜罪也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
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
小子迪訓導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也聰聽祖考之
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土棐徂
邦君御事小子棐輔也徂往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
酒腆厚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

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哲王謂成湯）迪畏天顯小民（迪蹈也）經德秉哲（經常也秉執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帝乙商之後王）成王畏相（成就也）惟御事厥棐有恭（御事治事也）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矧況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尹人者師尹也祗敬也辟君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後王謂商紂）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易改也）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誕大也泆蕩也）用燕喪威儀（燕謂飲宴喪亡也）民罔不盡傷

心盡痛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罹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告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康叔于衛衛受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敕之妹邦即衛也成王之誥專為衛而作故云然也朝夕祀茲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

而下至于治事之臣朝夕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為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沈酗也及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飲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為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為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矣惟行以酒為行也惟辜以酒為罪也文王既教羣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醟之過所謂不為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

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
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
心蠹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
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
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
小爲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
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
商命爲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
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
復何疑哉既又叙成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酣

身爲康叔戒盖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
不變秉其智而不惑自是至于帝乙皆以成
君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
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況曰崇飲乎崇
飲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内外大小之臣無敢
湎于酒者不惟稟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
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強不暇則安之矣
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
臣之祗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欲不輿
得乎及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惟祚𢙣

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威
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
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
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息其
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
而不憂也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
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
德者穢德之對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
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羣湎于酒惟有腥穢上
聞于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

放于逸故也天豈虐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不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爲龜鑑

蕩名穆公作以刺周厲王穆公名虎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式用也既愆爾止止容止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識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

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爲而爲之是逆天也儻
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矣乎

小宛大夫剌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齊肅也
飲酒溫克克勝也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又再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

相規戒如此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媟狎也）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其三章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反反言重謹也一云反反顔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軒擧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謹審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序也）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呼也呶讙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過也）側弁

之俄側傾也弁冠也俄傾貌屢舞傞傞傞傞不止也臣謂傞傞者蹉跌之狀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嘉美也惟其令儀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毋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童無角也羖羊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章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憍

幡然而輕矣怭怭然而𡢃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籩豆亂而冠弁傚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傲傲然而傾側甚則傞傞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媟瀆如此則誘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為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為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

先儒劉彝之說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與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者反恥而罰之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章其昏迷大怠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纖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羨之用以爲樂謹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

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為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因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為淫亂故三爵之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後使其不道不若是之甚犬戎豈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褻於此章雖多

牽強忿激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錄之

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爲方來之監云

抑 大雅篇名 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 汝者武公自謂也 弗念厥紹 紹繼也 罔敷求先王克共 音拱 明刑 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爲也興猶書所謂方興言爲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爲戒者

能敬奉之則不為荒縱之行矣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

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臣按元帝之為君非能剛果必為者也其覆杯之舉則於聽言改過而略不凝滯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危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為宇文化及所弑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三君終焉

以上論沈酒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